



失智也能 好好道別

文／廖唯晴



臺灣邁入超高齡社會，截至二〇二〇年底，失智症人口已逾三十萬，約占全臺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二九。當疾病進展至末期，失智患者將僅存片斷記憶，喪失認知行為能力，無法自理生活，甚至會忘了怎麼吃飯，吞嚥困難無法進食，必須仰賴鼻胃管，灌食度過餘生。為此，「極重度失智」被納入《病人自主權利法》五種臨床條件中的一種，民眾可以提早為自己做選擇，尊嚴善終。

然而，諮商門診開辦以來，失智症患者卻不可避免地成為諮商團隊重點關心的對象。臺北慈濟醫院「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劉子弘醫師就提到：「失智症患者會因症狀嚴重度不一，而有不同程度的理解跟決策力。若醫師用正常速度解釋，容易導致患者根本沒有掌握到我們想傳達的資訊，更不用說有效溝通了。」因此，諮商前，團隊除了參考患者「臨床失智評估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CDR) 的分數外，諮商過程中，意願人「有沒有聽懂？」、「能不能記住？」、「可不可以利用醫師給的資訊清楚判斷？」和「有沒有辦

法清楚說出自己的想法？」也成為他們重要的評估線索。

不會忘卻的心願

高齡九十四歲的方爺爺被轉到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罹患中度失智症的他曾經與家人提過自己渴望善終的心願，因此，身心醫學科醫師將他轉介過來，希望他能在尚有能力時，寫下自己想要的醫療決定，讓家人、醫護人員以後有個依據。



諮商門診前，湯雅婷個案管理師於電話中回覆病人兒子的疑惑。攝影／盧義泓

當天，諮商門診的個案師湯雅婷就接到病人兒子的電話，對方想先了解爸爸的情況到底能不能完成諮商程序。憶及當時，湯雅婷坦言：「其實我沒有把握，但他們家裡還有一位長期洗腎、九十多歲的奶奶，而且也有早期失智的症狀，所以我請他們趕快帶奶奶來諮商，至於爺爺能不能完成則要現場評估。」與家屬達成共識的一週後，一雙兒女帶著兩個老人家來到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診間。

「爸爸以前就提醒我們好幾次，老了或怎麼了都不要積極治療，而且他平常在家裡，有時候還是能做簡單的決定……。」花了比平常多出一倍的時間，諮商團隊耐心、細心地解釋，一度以為記憶力甚差的方爺爺無法完成簽署；但考量孩子們再三強調爸爸過去的心願，諮商團隊決定再試試看，並改用簡單的問句引導，評估老人家的觀念和判斷力是否俱在。

「爺爺，下雨天出門你要不要帶雨傘？」

「當然要啊！不過下雨天就不要出去了，危險啦。」

「那馬路上遇到紅燈要怎麼辦？」

「紅燈喔？停下來不能走，不然會被車撞。」

「爺爺，如果人老了，不能吃東西了，要從鼻子插一根管子進去身體裡，灌牛奶才能活下來，你想要這樣的生活嗎？」看到長者的判斷力後，醫師進一步詢問，得到斬釘截鐵的拒絕。

老夫妻完成簽署，一個月後，方奶



湯雅婷到病房探視簽署預立醫療決定的病人。
攝影／盧義泓

奶迷迷糊糊地在睡夢中自行剪掉洗腎導管，大喊救命，被兒子送到急診室；穩定生命徵象後，原本要送至開刀房重新裝回洗腎導管，孰料清醒後的奶奶對於繼續洗腎的意願反反覆覆，在多次與本人確認意願後，最後家屬與醫療團隊討論，決定讓奶奶不再繼續洗腎，並順從她的心願，安排安寧照護，用最自然的狀態走完餘生。

圓滿心願的要件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是自費的，如果沒有很強的善終意念，要民眾花錢簽署並不容易。」湯雅婷點出諮商門診的現行困境。有感於預立醫療在高齡社會的重要，她與諮商團隊在門診開辦後，徵得院方同意，施行超過八十歲以上長者的優免專案，鼓勵年長者及早規畫未來。



老伴辭世後八個月，方爺爺跌倒骨折，住院手術後，身體機能日漸退化，意識改變，湯雅婷得到消息與這家人再見面時，老先生已是日薄西山。而最後這段時光，家屬選擇不再積極檢查與治

療，只要求臨床醫護用最舒服的方式照顧爸爸，讓他平順離開。兒子告訴湯雅婷：「真的很謝謝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團隊，讓爸爸媽媽人生的最後一哩路走得很圓滿。」



▲湯雅婷個管師向諮商民眾說明預立醫療的意義及簽署方式。攝影／盧義泓

◀兒子緊握住爸爸的手，向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團隊道謝。圖／湯雅婷提供

湯雅婷好奇反問：「如果今天是爸爸媽媽瞞著你們完成簽署，之後才發生這些狀況，你能接受並尊重不再急救的決定嗎？」兒子遲疑了一會兒，回答：「可能沒辦法！」

從宣導、掛號、安排諮商門診到上傳簽署文件，個管師的工作讓湯雅婷有機會陪伴這些家庭面對生命課題，但「預立醫療」的精神到底是什麼？

「我希望來簽署的人都能好好跟家人溝通，不懂病主法沒關係，但是一定要靜下心、坐下來聽專業的人說明；如此一來，碰到狀況時才能協助親人完成最後的心願，走到最後。」不只是單純的文件簽署與醫病溝通，「大家坐下來聊聊」更有著提醒你我珍惜、把握當下的深層含意。

期待老有所終、歿有所安，截至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中旬，臺北慈濟醫院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的諮商人數已達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完成簽署者共一千一百人，簽署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六。看著診間來來去去的家庭，湯雅婷感觸甚深地表示：「我就像他們的家人一樣，畢竟意願人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交給我們，我就有義務做好這件事。簽署相對簡單，但如果當下無法協助他們好好溝通，一旦狀況發生，誰來圓滿這一切？所以我們才要不斷地推廣，耐心地告訴民眾溝通的重要性，唯有這樣，才能真正拉近我們與善終的距離。」



湯雅婷認為不斷推廣、耐心地告訴民眾溝通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拉近民眾與善終的距離。攝影／范宇宏